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二十二回 香車寶馬陌上相逢 紙醉金迷花前旖旎

且說秋谷向雙林說道：「我先到兆貴里去了一趟，剛剛他們院中有客擺酒，菊香要應酬檯面，料想今天不得出來。我出了兆貴里，跳上馬車一直到此，聽得他們相罵，兩下幾乎動起手來。我因張書玉、金小寶兩人都是向來認得，恐怕他們鬧出事來，所以把他們解勸回去，方才想著你尚在園中未曾回棧，急急的四邊尋你，想不到忽然在樓上泡起茶來。」說著，雙林因菊香不來，便要回棧。秋谷一同下來，馬車已在門前伺候。秋谷與雙林先後登車，但見夕照衡山，林梢倒影，一路滔滔滾滾的直望大馬路泥城橋一帶跑來。帽影鞭絲，馬龍車水，在著那斜陽影裡馳驟爭先。秋谷與雙林兩部馬車，一前一後，緊緊跟著，一個是徐娘未老，春風三月之花；一個是張緒當年，漢苑靈和之柳。秋谷前面有幾部信人的馬車，時時回過頭來秋波送嬌，瓠犀微露的對著秋谷脈脈含情。

秋谷正在心曠神怡，應接不暇之際，忽見對面飛也似的一般來了一部馬車。兩個馬夫一齊穿著號衣，馬車上的裝飾也分精緻：楊妃色的車墊車圍，倚著繡花靠枕。車上坐著一個信人，翠羽明璫，煙鬟霧鬢。感飛仙於洛浦，神采回風；擁宜主之羅衣，珮環照夜。珠光外露，寶氣內含。雖不是什麼國色天香，而顧盼之間婀娜多姿，丰神絕世。秋谷不覺目光定了一定，微吃一驚。暗想：「這個信人甚是面熟，好似在那裡見過的一般，卻又不是金剛隊中的人物。這一付身段煞是宜人。看他眉目之間也不是什麼傾國傾城的相貌，不過善於裝飾，一天風韻隨處撩人，就覺得比那天生麗質還要略勝一籌。」正在心中思想，忽又見那信人欠起身來，一對秋波眼不轉睛的注視秋谷，兩下眼光一錯。那馬夫跑得電掣風馳，已離有一箭之地，猛聽得那信人巧始驚喉，高叫一聲：「二少！」

秋谷聽了，甚覺詫異，便立起身來，遠遠的應了一聲，心中還在盤算，不知他究竟是誰。又見那信人指揮馬夫勒住僵繩，緩緩的回過車來，加上一鞭，跟在秋谷馬車後面。秋谷見他來得切近，仔細看了一回，忽失聲道：「你是黛玉啊！聽說你先前嫁了邱八，甚是得意，為何又要出來？」

看官，你道那車上是誰？原來真是去年嫁人、坐第二把交椅的金剛林黛玉。當下黛玉含笑答道：「倪格閒話一時也說俚勿完，等歇倪到大菜間去搭耐說罷。」秋谷也因隔著馬車談心不便，點了一點頭，便關照自己車上的馬夫，叫雙林的馬車先回吉升棧去，自己的馬車同著林黛玉一直到一品香來。

馬車到了門前一齊停下，黛玉款步下車，一同上了樓梯，占了第六號房間，進去坐下。秋谷尚未開口，黛玉先向秋谷笑道：「耐格眼睛總算還好，倒還認得倪格。」

原來秋谷從前與黛玉甚是要好，彼此無話不談，不過秋谷醉翁之意並不在酒，所以他們兩下雖然往來秘密，卻沒有什麼交情，後來秋谷回去之後，再到申江，聽見黛玉已經嫁了邱八，秋谷不禁悵然，未免有人面桃花之恨。現在舊好重逢，心上自然歡喜。當下秋谷答道：「我們相別不到一年，倒像過了好幾年的樣子。你的面貌比先前瘦了好些，卻覺得神采飛揚，容光照耀，比從前更是不同。所以我覲面相逢，也沒有想著是你。後來聽了你的聲氣，方才記起你來。」說著，秋谷急於要問他在邱家為著何故重落風塵，幾時到的上海，細細盤問。黛玉聽秋谷問他，不覺觸起去年的苦境，長歎一聲道：「說起倪格事體來，真真作孽，倪今朝到仔上海，賽過是重投格人身。」說到此處，便滾下淚來，真如微風振簫，幽鳴欲泣。秋谷連忙安慰他幾句，逼他快說。黛玉方才噙著珠淚，把初嫁邱八，以及近日下堂的情形，從頭至尾一字一句的訴說出來。說到此間，做書的不得不暫停筆墨，把林黛玉嫁人復出的情節細細的鋪敘一番，提清眉目，免得看官們無從捉摸，抱怨在下的頭緒不清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那邱八是個甚等樣人物？原來他祖籍湖州，家財百萬，浙江一省大家都曉得邱八公子的大名。從小兒父母雙亡，家無兄弟，幸虧他一個嫡親舅舅把他撫養成人。到了娶親之後，他舅舅見邱八心地也還明白，便把那百萬家財一齊交代，叫他自已支持門戶。這邱八從小極是聰明，為人渾厚，舉止大方。作事雖然精爽，卻沒有一毫吝刻的心腸；性情雖是豪華，卻沒有一點驕奢的習氣。若有明師益友朝夕追隨，把他成就起來，豈不是絕好的青年子弟？無奈無人管束，漸漸的自家放蕩身心，就自然而然有那一班幫閒綽趣的朋友，撥臀放屁的把聲色狗馬來引動他。這邱八雖然質地聰明，卻是個少年公子的心性，那裡有什麼定力把持，就不由的挾著重資，同了這一班朋友走到上海，任情的揮霍起來。在妓院中做著那天字第一號的瘟生，賭場中做那有一無二的冤桶，無論長三么二，野雞住家，以及廣東堂子、外國妓院，各處的番攤牌九，甚至城隍廟內的地攤，他也要一處處的閱歷過來，嘗些滋味。不到兩年，就把那百萬家財銷化了四分之二。雖然揮霍了數萬金，他自己卻也長了分見識，無論什麼事情都瞞不過他。

自此之後，這邱八也不肯像從前一般慳嫚濫賭，收拾行李，回到湖州。每年之中，一定要到上海四次，春、夏、秋、冬每季一次。身邊帶著一萬銀子的鈔票，縱情花柳，到處留名，要把這一萬銀子用得精光，方才立刻束裝回去。若有朋友約他去到賭場玩耍，他也不推辭，卻只帶一千銀子。進了賭場動起手來，他若贏了，就把身邊所有的本利一齊滾上，莊家每每被他捲得精光，吃虧不小；若是風頭不順，他卻又甚是調皮，輸掉的身邊帶的一千銀子，他就回轉身來塵土不沾，拍腿就走，也不作翻本的念頭。以此一班賭腳見了邱八進來，一個個攢眉蹙額，卻又無可如何。

到了嫖界之中，他若看中了一個信人，隨意到院中走走，卻只是隨隨便便的，不一定去轉他的念頭，就是吃酒碰和，也要他自己高興，不肯附和著信人。倘若信人偶然開口，要他請客碰和繃繃場面，他就立刻翻轉面皮，把局帳開銷清楚，從此斷了交情。有些信人做得久了，摸著了他的脾氣，從不輕易開口叫他吃酒、叫他碰和，他卻又不等信人開口，自家先就和酒連綿，分報效，並且打首飾做衣裳，絕沒有一毫吝嗇。也有那些信人不知道邱八的性情，想要敲他的竹槓，他非但不肯答應，把那信人教訓一場，還要立刻跳槽，當時叫局，給一個大大的沒趣。就是住夜留廂，也要那信人再三俯就方肯應酬，從不肯輕易自家開口。以此妓院中人見了邱八，分分巴結，處處小心，惟恐有些兒不到之處被他扳著了差頭，他立時就要發揮，不顧信人的場面。真是個賭博場中的大彼得，平康巷裡的拿破崙。

這一年邱八到了上海，正值林黛玉也在申江懸牌應客。黛玉是風月場中的老手，應酬隊裡的能員，況且盛名之下，自然把門巷，車馬紛紛。無奈黛玉的生意雖然甚好，卻是浪費銀錢奢華無度，做了兩節，漸漸的支持不來，勉強各處移挪，略為敷衍。過節之後，各處店家因黛玉舊欠未清，大家不肯賒欠。剛剛過了中秋，正是起生意的時候，黛玉兩手空空，借盡當絕，沒有墊場，這生意如何做得下去？直把個林黛玉急得走頭無路，進退兩難。左思右想，只有恣浴的一個法子，卻一時那裡尋得出這樣的一個主兒？

說也湊巧，卻好邱八到了上海，住在鼎升棧內，已經耽擱了一月有餘。因邱八在上海試辦一家絲廠，那絲廠開創之初，未免事情忙碌，所以暫時不得回家。邱八這回到此，看中了范彩霞，就到東蒼芳范彩霞院中，接二連三的碰和擺酒，不多幾日，便有了交情。這范彩霞生得皓腕纖腰，長身玉立，蛾眉挹翠，鳳目流波，也是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，應酬圓轉，豐格輕盈。但是神氣之間覺得有些秋氣，迥不如林黛玉的一團和藹、八面春風。

半月之前，邱八在范彩霞家請客，有一個姓馬的客人把黛玉叫到席上。黛玉素來認得邱八，況又久聞大名，極意應酬了邱八一回，暗想：范彩霞做著了這種客人，也是他交的花運甚好。邱八見了黛玉，雖是向來相識，恰見他回眸顧盼，賣弄風頭，一到席間就唱一折昆腔《長生殿》裡的《絮閣》。原來林黛玉的昆腔，上海頗頗的有名，輕易不肯就唱，真是穿雲裂石之音，刻羽引宮之技。唱完之後，又把在席主客一個個的應酬轉來，絲毫不漏。邱八著實贊了黛玉幾句，心中也在暗想：「彩霞的應酬工夫雖然不錯，若要比起林黛玉，未免較遜一籌。」心中便存了個要做黛玉的念頭。兩下都有些意思。

此番被林黛玉千思萬想，想著了他，心中大喜；盤算了一會，就備了幾色極豐盛的禮物，叫一個房間裡娘姨名叫金秀的，教導了一番說話，帶一個相幫挑著禮盒，又取了自己一張林黛玉的名片，又附著金秀的耳朵說了幾句極密切的話。金秀點頭會意，帶了禮物一直送到鼎升棧來，在帳房內問明了邱八的房間是二〇五號樓上官房。

卻好邱八還未出去，正同他手下的一班朋友在那裡談論絲廠的事情，見金秀進來，笑迷迷的叫了一聲：「八少！」相幫跟著進來呈上禮物，乃是鹿脯、燕窩、金腿、魚翅四樣。邱八見了甚覺奇異，看著金秀卻又不認得他，疑惑他是新到范彩霞家，彩霞叫他來的，便道：「你想是新到他家，我所以不認得你，為什麼無緣無故要送起禮來？」金秀含著笑，袋裡取出黛玉的名片來放在桌上，口中說道：「倪先生特為叫倪過來，請請八少格安，格點點物事勿好算啥格禮。倪先生說，總是倪格意思，請八少留仔賞賞人，難末倪先生有兩句閒話搭八少說，叫倪來請八少過去坐歇。倪搭末不過地方小點，勿得知八少阿肯賞倪格光？」邱八聽得金秀一番說話來得〇分圓轉，心中自然歡喜，曉得林黛玉要弔他的膀子，特地叫娘姨過來請他。這邱八前回在席上見了黛玉，已是留情，更兼林黛玉也是個金剛隊裡的出色人員，又是這般的遷就著他，不覺心花怒開，〇分得意，便向金秀道：「既是你先生這般要好，送來禮物，我自然一概全收，停回晚間再到你們院中請客。」便叫家人進來把送的禮收了進去，又朝著那家人使個眼色。不多一會，取出一卷紅紙封的洋錢，也不知他多少，放在盤內。金秀是已經受了黛玉的教導，成竹在胸，急忙搶上一步，把那一封洋錢仍舊取出，放在邱八面前，陪笑說道：「笑話哉，倪送仔格點物事，八少還要賞啥格洋錢。倪來格辰光，先生再三再四交代倪格，叫倪勿許收八少格賞錢。八少有心照應末，等八少到倪搭來仔，再說末哉。倪先生實梗交代仔，倪要拿仔轉去，是先生要搭倪反得一塌糊塗哉。倪先生說過歇格，說八少搭倪真心要好末，放勒心浪，勿在乎一定要繡啥格場面。八少，耐是格明白人，洛裡一樣事體瞞耐得過？耐阿好體貼倪點，叫倪轉去少吃兩句鈍槓。」

說也奇怪，自有個茶花女的放誕風流，就有個收服他的亞猛；自有個莫立亞堆的奸巧詐偽，就有個偵緝他的呵爾唔斯。這也是新法格致家，心理學中的一種作用。

這邱八的性情向來極是尷尬，不知怎樣聽了金秀的兩番說話覺得甜迷迷的，不知不覺在耳朵中鑽了進去，不由的滿面是笑，連連點頭。這真是名妓的揣摸迷人的伎倆。

可惜那林黛玉終究不是格致專門，不懂心理學中他心通的妙用，後來終久弄得棋輸一著，幾乎九死一生，這也真是林黛玉一生哄騙客人的報應。

當下金秀同著相幫回去，見了黛玉，把邱八的情形說了一番。黛玉大喜，曉得有了幾分意思。果然上燈之後，邱八已到院中。黛玉打起全付的精神，應酬得邱八甚是歡喜。當時寫了請客票頭叫相幫分頭去發，就擺了一個雙檯面，黛玉坐在席間竭力巴結。不多一會，叫局的局條一起一起，陸續而來，頃刻之間已接了二〇餘張局票。黛玉叫娘姨回報，多要在王家庫轉過來，依然坐著不去，與邱八談得甚是親密，一時之間把邱八灌了無數迷湯。邱八被黛玉一番追魂攝魄的言語，說得心裡覺得渾淘淘的，六神無主，竟把持不定起來。只見黛玉忽地起身，走到後房去了，過了一刻走了出來，卻是換了一身衣服，連弓鞋褲子一齊更換，明妝麗服，光豔照人。

黛玉先前是穿一件湖色外國緞夾襖，楊妃色外國緞褲子，寶藍弓鞋。現在進去，換了一件玄色織銀夾襖，寶藍織金褲子，玄色平金弓鞋，越顯得明眸皓齒，粉頸香肩。

邱八見了，甚覺高興，恨不得立刻把黛玉摟了過來團成一片，上上下下的把林黛玉看個不住。黛玉故意一手扶著椅背，用指尖掠著雲鬢，俊眼四流，嬌波欲笑，又把眉尖微蹙，蹺起弓鞋，欠身下去，用手握著鞋尖捏了幾捏，方才背轉身來，退到原處坐下。那光景就是風颭蜻蜓，〇分嬌弱。黛玉坐在邱八背後；低垂雲鬢，斜鞞香肩。那眼光四面飄來，將到邱八面前，忽地回頭斜坐，從背後轉過秋波，大寬轉的打了一個圈子，眼波澄澄正注到邱八面上。見邱八不轉睛的看他，面紅微笑，依舊低下頭來。正是：

低鞞淺笑，春添頰上之渦；寶枕銀屏，花壓雙星之影。

欲知邱八與黛玉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